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四

榷酤 禁酒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

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東坡蘇氏曰自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者幾察酤賣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

漢文帝即位賜民餔五日餔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飲食為餔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餔

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大酺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元始二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顔氏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

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

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

先公曰按租字古時恐以為錢貨所直之名如食

貨志賈誼諫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錢顔注雇傭

之直或租其本是也

王莽簒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羲和魯匡言山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

唯酒酤乃獨未斡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

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勿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盧肆地臣瓚曰盧酒甕也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

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胾灰炭胾酢漿也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用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

者非編户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詔兗豫徐冀四州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禁酒

桓帝永興二年以旱蝗饑饉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

足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米穀也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

世變之異歟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宋文帝時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禁酒從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穀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

陳文帝時虞茘以國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二年

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時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代宗廣德二年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税此外不問公私一切禁斷

大歷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錢並充布絹進奉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税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十州縣總領漓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事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為强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榷酒茗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

所不為而後世以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稟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為出無侈靡妄費則貢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支則必榷之又榷算之又算筦之又筦稱貸於富家税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

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爭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户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為唐酒價每斗為錢三百

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

憲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户外一切

隨兩稅青苗錢據貫均率從之

十二年户部奏准勑文如配户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

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錢者即

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

應額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醸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

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官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鄉

井之内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没入家産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後榷酒以贍軍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
遽罷之
梁開平三年勑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勑三京鄴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
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
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

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内應逐年買官麴酒户便許自造麴醖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月計算都買麴錢數内十分祇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户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仰糾察勒依中等酒户納榷其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

吴氏能改齋謾録曰今之秋苗有麴脚錢之類此

事起於五代後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却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麴錢之額遂爲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長興元年赦節文人户秋苗一畝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

二年放麴錢官中自造麴逐年減舊價一半於在城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　其年七月以課額不迨准前禁

鄉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納官量支還麥本

周顯德四年勑停罷先置賣麴都務應鄉村人户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酤賣其酒麴條法依舊施行先是晉漢以來諸道州府皆權計麴額置都務以沽酒民間酒醋例皆漓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

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内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

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禁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吏工俸料歲計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多漓壞至課

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苦之歲儉物貴殆不償
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
常課三之二使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産長吏
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之是歲取諸州歲
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
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
陜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
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制募民掌

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乃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雍熙二年詔杭州更榷法以來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鄉村貧弱之户例納配率之錢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減價酤賣其所均錢並罷納天禧四年轉運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十貫川陜承偽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言事者多以為非便乃罷之仍舊賣麴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募民掌茶鹽榷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沒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寶八年額為定不得復增

真宗景德四年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奬

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相參景德初榷務連歲有羨三

司即取多收者為額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

詔增額皆奏裁

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麴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觔死

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觔

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麯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麯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觔鄉閭三十觔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觔以上鄉閭一百觔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酒課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成都二十八務

三十萬貫以上

開封三十五務 秦十八務 杭十務

二十萬貫以上

京兆二十三務 延十二務 鳳翔二十五務 渭十三務 蘇七務

十萬貫以上

西京二十三務 北京二十七務 齊二十六務 鄆十一務 徐

七務 許十三務 滄二十三務 真定八務 定六務 華十務

慶十三務 鎮戎六務 太原十一務 亳十二務 鄜

六務 宿十三務 楚五務 泗七務 真八務 越十務 湖

六務 婺九務 秀十七務 江寧六務 常九務 江陵十五

務 綿十四務 漢十九務 邛十九務 果二務 梓十八

務 閬四十二務

五萬貫以上

南京務九　青務十　密務五　萊務四　淄務七　淮陽務四

兗務九　濟務六　單務四　濮務七　襄務八　鄧務八

孟務五　蔡務二十二　陳務六　潁務七　鄭務八　澶務九

冀務十四　瀛務七　博務十四　棣務十三　德務十六

恩務十一　濱務八　相務七　邢務十二　洺務十一　深務五

趙務七　河中務七　陝務十五　同務十一　耀務五

邠務五　寧務八　環務二十五　保安務二　涇務六　隴

十務　階六務　德順　通遠　晉十二務　儀七務

絳八務　隰八務　汾四務　揚九務　泰八務　壽十六務

廬三務　舒十九務　無為十務　潤六務　明五務　溫

七務　台八務　衢四務　睦七務　宣七務　信八務　潭八務

鄂八務　鼎五務　眉十六務　蜀八務　彭八務　嘉三務

遂四務　合九務　興元三十六務　建十三務

五萬貫以下

沂六務　濰三務　曹四務　光化一務　汝十務　滑四務

永靜務六　懷務十　磁務十二　衛務五　祁務三　保務一

通利務六　解務四　虢務六　商務八　坊務四　鳳務五

岷　乾務七　忻務二　嵐務四　保德務一　岢嵐

務一　石務二　海務四　通務四　蘄務八　和務五　光務七

黃務八　漣水務一　高郵務三　太平務六　江務六

洪務七　饒九在城五縣石頭景德興利　興國務三　安務五

澧務二　岳務四　簡務十五　資務十六　懷安務十二

劍務三

三萬貫以下

廣濟務一　隨務二　金務一　均務三　郢務三　唐務五
鄭務四　雄務一　乾寧務二　灞務四　安肅務一　永寧
務二　廣信務一　順安務一　丹務三　北平務一　熙務一
成務三　潞務十　府務一　代務七　威勝軍務八　平
定軍務四　澤務五　憲務一　慈務三　遼務三　滁務六
濠務七　處務八　歙務六　南康務四　廣德務二　虔十三
務　池務六　撫務一　筠務一　臨江務三　建昌務三

衡六務　漢陽三務　陵井監二十務　永康八務　荊門一務　昌四務　普四十三務　榮六務　渠一務　廣安三務　利六務　南劍十五務　三泉一務　蓬七務　興一務　洋五務

一萬貫以下

登二務　信陽二務　信安一務　保定一務　房三務　慶成三務　寧化軍一務　南安二務　吉九務　袁四務　永三務　邵二務　峽一務　歸一務　雅七務　瀘一務　巴十四

務　邵武四務　文一務

五千貫以下

原十一務　開寶監　火山軍一務　道一務　郴一務

全一務　桂陽六務　戎三務　富順監一務　龍三務

集二務　壁三務　大寧監一務　渝四務　萬一務　忠一務

無定額

萊蕪監　利國監　河　康定軍　沙苑監　太

平監　司竹監　大通監　麟　豐　永平監

辰　沅　靖州監　黎　茂　威　劍門關

無榷

夔　黔　達　開　施　涪　雲安　梁山　福

汀　泉　漳　興化　廣南東西兩路州軍

右會要所載熙寧以前天下酒課歲額以大數為之第等如此內大郡課多者除錢之外又有總絹布之類不悉錄

止齋陳氏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吴越之禁自錢

氏始而京西禁始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大抵祖宗條約酒課大為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
十四日勅令諸州以茶鹽酒稅課利送納軍資府
於是稍嚴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勅諸州麴務
自今後將一年都收到錢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
三年内中等錢數立為祖額比較科罰則酒課立
額自此始然則蔵之州縣而已慶歷二年閏九月
二十四日初收增添鹽酒課利錢歲三十七萬四

千一百三十餘貫上京則酒課上供始於此從王琪之請也今戶部所謂王福部一文添酒錢是也熙寧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務每升添一文不入係省文帳增收添酒錢始於此則熙寧添酒錢也崇寧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監酒務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錢贍學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價錢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錢贍學則崇寧贍學添酒錢也五年二月四日罷贍學添酒錢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諸路依山東

酒價升添二文六分入無額上供起發則政和添酒錢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紆申請權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計一分提刑司樁管則建炎添酒錢也紹興元年五月六日令諸州軍賣酒虧折本錢隨宜增價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隷經制前此酒有定價每添一文皆起請後行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價而價不等矣十二月十

八日令添酒錢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樁管一半州用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錢起發五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置總制司六月五日令州縣見賣酒務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隷總制而總制錢始於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令賣煮酒權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項樁管贍軍是為六文煮酒錢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令諸州增置戶部贍軍

酒庫一所以其息錢三分留本州充本餘錢應副大軍月樁無月樁處起發是為七分酒息錢八年六月十日令兩浙諸路煑酒增添十文足并蠟蒸酒增添五文足内六文隷總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都督府申請權添煑酒一十文内四文本州縻費六文三省樞密院樁管激賞庫拘收是為六分煑酒錢而又有發運司造舡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舉司量添酒錢不以上下色升一

文蓋不知所始紹興十一年二月八日并爲七色酒錢隷經制而坊場名課亦數增長與蜀之折估不與焉則紹興添酒錢也酒政之爲民害至此極矣不可不稍寬也

仁宗時河北酒稅務有監臨官而轉運司復遣官比視歲課寖以侵民詔禁之既而又請場務歲課三千緡以上者以使臣監臨帝曰歲入不多而增官得無擾乎乃詔歲課倍其數乃增使臣時天下茶鹽酒稅歲課有比

年不登者詔取一歲中數別爲額後雖羨溢勿復增

嘉祐初又詔酒稅場務毋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求羨餘以希賞

乾興初言者謂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弗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致虧負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從之

初酒場歳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五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又詔蠲京師酒户所負麴錢十六萬緡

皇祐中酒麴歳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詔江南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祿吏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率百緡為一石溢額者論以違制律

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

先是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而户部以為本無禁文

命加約束至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司計之

宣和六年户部奏諸路增酒錢請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户部用毋以入漕司從之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羸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撲賣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

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其法於四路於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貫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許人户買撲分認歲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額而外邑及民户坊場又為三十

九萬緡淳熙二年額然隔槽之法始行聽民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取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榷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中興後增添酒價錢入漕計及總制司本末見前止齋論

紹興十三年詔淮東總所酒止於元置州軍淮西總所止於建康揚州止於本州不於別州縣村鎮添置其有

添置及諸軍開沽並與停閉

十五年罷夔路酒禁夔舊無酒禁為場店一百四十餘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餘所約增額錢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然土荒人少不以為便至是宣撫司與轉運司對數補塡遂弛其禁　十二月詔南北十一庫並隸左右司充贍軍激賞酒庫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特許依舊監官賞格四萬三萬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以下者遞賞

有差

乾道間又詔諸酒庫除本任旬發窠名錢外能補納前官拖欠者各有賞勸　又詔十萬貫以上場務酒官任滿與減四年磨勘餘等第推賞有差

二十五年罷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湯鵬舉言諸州縣寄造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檢點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

郎部大受等言歲計頼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縁諸州公使庫廣行造酒别置店沽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乃詔户部行下提刑司檢察諸州將違法酒店日下住罷其諸州别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㭊庫月㭊庫之類并省務寄酒及帥司激賞酒庫應未分隷經制錢去處並日下立額分隷補趂虧額

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户部又見九年

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家撲酒坊九處上

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應副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榷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

乾道元年以浙東西六十四所撥付三衙分認課額歲付左藏南庫輸餘錢充贍軍器等用五年三衙以

酒庫還之戶部

孝宗隆興二年右正言鼂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犯糯米之罰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酒服藥小民無力醞造榷酤之利盡歸豪户乞將所造酒經官税畢然後出賣其税錢樁發行在從之八年詳定勑令所以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産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即是兩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榷而此税不除反為民害乃檢乾道重修勑令

禁止抑買

淳熙三年詔減四川酒課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貫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自來年以後於四川合應副湖廣總所錢内截上件錢補足從制使范成大之請也

七年從右正言葛邲之請詔民間買撲酒坊一界既滿無人承買雖欲還官而官司不受無以償還虛受刑責仰諸路提刑司委官體究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芮輝言潭州自紹興初劇盜馬友行稅酒法一方便之於官無費歲得錢十四五萬緡昨守臣辛棄疾變榷酒人多移徙乞依舊法

按榷酒之課額既重官自醞造則不免高價抑勒人户沽買欲以課額隨民均配而縱其自釀則又是兩稅之外别生一稅他日必有稅不除而再榷酒之事惟有於要鬧坊場之地聽民醞造納稅之後從便酤賣實為公私兩利但恐各處先立定高

大之額則所收税未必能及額耳縣官惟務榷利

而便民之事乃愧於一劇盜何邪

建炎以來朝野雜録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

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

人户撲買坊場一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自紹興

初槩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

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自前世鄉村

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

或責不及則為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户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歛户不實杯盂之酤罌缶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絶少醉者鬻樵雇薪抑

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沈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細承催乾沒闕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偽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本利足以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

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弊而民不窮也

按水心此記足以盡當時坊場之弊祖宗之法撲買坊場本以酬獎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價攙

撲恐其以逋負破家皆愛民之良法也流傳既久官既自取其錢而敗闕停閉者額不復蠲責之州縣至今其别求課利以對補之而後從則凋獘之州縣他無利孔而有敗闕之坊場者受困多矣

文獻通考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十九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余嘉穎

文獻通考卷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五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賛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虚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

然王鉷楊愼矜韋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其法嚴峻者有之矣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與偶有敗獲姦人猾吏相為囊槖獄讼不直而治所

由歴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産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鬻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

哉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戸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税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税

以售多為利價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榷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犯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

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委强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所冀招懐窮困下絶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從之

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亦死顧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

斤皆死園戸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稅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益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畫羽形置煬突間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

卒然則嗜茶榷茶皆始於貞元間矣

宋制榷貨務六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之蘄口乾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師及建安漢陽等軍蘄口置務太平興國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復州無為軍增置務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務淳化四年廢襄復州務其後京城務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又有場十三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又有黄梅場景德二年廢黄州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買茶之處江南則宣歙

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南則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鎮歸峽州荊門軍福建則劍南建州虔吉郴辰州南安軍皆折稅課本州買給民用山場之制領園戶受其租餘悉官市之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其出鬻皆在本場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榷務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潭鼎澧岳歸峽州茶真州務受潭袁池吉饒撫洪歙江宣岳州臨江興國軍茶海州務受杭湖常睦越明溫台衢婺州茶漢陽軍務受鄂州茶無為軍務撫吉州臨江軍而增南康軍茶蘄口務受潭州興國軍茶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

片茶烝造實捲模中串之惟建劒則既烝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麤骨山挺十二等龍鳳皆團片石乳頭乳皆狹片名曰京的乳亦有闊片者乳以下皆闊片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江浙荆湖舊貢新茶芽者三十餘州有歲中再三至者大中祥符元年上憫其勞詔罷之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蘂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

春華英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為號者凡買價蠟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

錢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歲課山場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萬餘斤兩浙一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其貿鬻蠟茶每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等至道末賣錢二百八十五

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詔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没入之論罪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并持仗販易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興國二年重定法務輕減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戶輙毀敗其叢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

八年詔禁偽茶又詔民間舊茶園荒廢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

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雍熙後用兵乏於餽餉多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不為其直取市價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及茶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三年八月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緣江榷貨八務以貯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貿易今四海無外諸務皆宜廢罷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從之遂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廢緣江榷貨八務聽商人就出茶州軍買販大減榷務茶價詔既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損其直虧失歲計為言七月復

置緣江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上言商人雜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商旅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説令宰相召鹽鐵使陳恕副使判官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者即望仍舊有司職於出納既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説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

遂著作郎王子與副之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止齋陳氏曰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榷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聽自

賣踰江涉淮乗時射利紊亂國法望嚴禁之則謂
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
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
餽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
河東北互市川陜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
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
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虚估加擡以利之其後
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大槩無

過李諮林特二法二法大槩以抑茶商及邊民耳故林特以見錢買入中賤價交鈔而以實錢算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擡未遠也至李諮復祖劉式之意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起請令商旅自就園户置茶於官場貼射廢榷貨務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能惜留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剝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

事興始復行加㩁法嘉祐四年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當時詔書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尚慮幸於立異之人因緣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懲狂謬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其子蔡絛自記之曰公始說上以茶務若所入厚專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

北邊糧草名曰便糴而均糴結糴貼糴括糴之名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京之誤國類如此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　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　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物

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　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旣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旣弊則虛

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

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捄之然不能亡弊
天聖元年有司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即李諮所陳見上文
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言嘗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
率實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天下所售受食
茶及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行六十
五州軍所收税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
收税錢自是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
又況不廢度支之本不置榷場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

濫徒黥之辟臣意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奚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時下其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何鬲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時韓琦富弼等執政力主其說乃議弛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

蠟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尤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給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等頗論其事畧言昔時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錢於官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賈為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時朝廷方

排衆論而行之敞等言不從

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此國初之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而盡罷禁榷謂之通商（此嘉祐之

法

治平中歲入蠟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茶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内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百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

君謨為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為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為此邪

神宗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

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絹紬綿草各以其直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令經度即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乃建議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足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積滯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東船載入蜀而禁商

販未幾鹽法復難行宗閔乃議川陜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緣身所有物以待給賞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陜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恭惟仁聖卹民之心

必不如此　又言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不以一年為率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客旅日以官本變轉殊不休已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條自相違戾又客旅及儈人以榷茶不許私交市共邀難園戶於外預商計裁價園戶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則一

聽客言斤收實錢七分賣之官餘三分留為客人買茶之息如此則園户有三分之虧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園户本錢客人無所費也乞下本路體量更改不報

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陜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李稷加為五十萬及陸師閔為百萬云

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陜

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

王子京為轉運副使言建州蠟茶舊立榷法自熙寧

榷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

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仍行榷法元祐初

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軍仍其舊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

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

雜物拌和者有罰募人告者有賞訖元豐末歲獲息不

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豐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州頴昌州河北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祐二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劉摯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隣伍欲伐茶則有禁欲

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蘇蜀民
右司諫蘇轍上言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和買茶四十斤者輙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件且備陳五害詔遣黃廉等體量
紹聖元年陝西復行禁榷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

徽宗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議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額榷之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歷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縣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户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户皆籍名數歲鬻於官吏皆用倉法園户

自前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路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及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荊南淮

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
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
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黄州以麻城
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
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
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
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
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

可毛舉

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長引許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寧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請引抽盤商稅苛於祖宗之時耳

大觀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

餘緡榷貨物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萬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户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户部茶籠篰並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輙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

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産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務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數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鈔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户私賣及有引而所賣

踰數保内有犯不告並如前煎鹽亭户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輙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大抵茶鹽法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罷復不常民聽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真州茶鹽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一十八處惟洪州江州興國軍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場監官一員罷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別印小引每引五貫文許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瘠虧引錢

損害茶法住罷淳熙二年復置凡茶鹽經從而把隘官軍以搜檢姦細為名而騷擾者依軍法施行明年以罰太重減徒三年捕私茶賞罰依鹽事指揮祖宗應犯榷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嘉祐著令今戶部言不係出産州軍捕獲私販茶鹽可以不究來歷其出産州軍私販者並係亭竈園戶為之一槩不究無以杜私販之弊詔自茶鹽外其餘榷貨並不根究來歷他日都省又言應犯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詔從之

紹興二十七年令凡商販淮南長引茶令稱發官司先問客人所指住賣州縣經由場務及合過官渡並背批月日姓名即時放行如不行批引縱放私茶與正犯茶人一等犯罪葢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譏禁甚嚴然民觸犯法禁自若

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戶部茶引歲有常額隆興府惟分寧產茶他縣並無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認租借官引以窮索一鄉無茶者使認茶無食利者使

認食利所至驚擾乞下省部非産茶縣並不許人户擅自認租他路亦比類施行從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運判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户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遂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

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五分引與茶隨違者抵罪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復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視開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豐來蜀茶官事榷出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時以其歲剩者上供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然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

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㦯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然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塲馬額共九千餘匹川馬五千匹秦馬四千匹淳熙以後為額共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散亡遂罷歲貢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十二年興榷塲取蠟塲為榷塲本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供之餘許通商官

收息三倍上供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承平纔半葢高宗以錫賚既少懼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坑冶

周官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色占其形色之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

齊管仲言鹽鐵之利　漢桑宏羊建議榷鹽鐵　東漢以後鹽鐵本末並見鹽鐵門不再錄

漢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黄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東坡仇池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黄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邪

石林葉氏曰漢時賜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

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說則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為百姓豪强

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為天地之祕寶獨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鈦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曾丙

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蔵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又漢中舊有金戶千

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
史奏罷之
按酉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避寒鳥常吐金
屑如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
在沙中南史夷貊傳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
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此皆沙金之見於
史傳者昔時遐方裔夷所産今則東南處處有之
矣

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視我邪乃黜萬紀還家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

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

天寶五載李林甫為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

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隷鹽鐵使　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

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

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

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裴休請復歸鹽

鐵使以供國用增銀治二鐵山七十一廢銅治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後唐長興二年敇令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治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祗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鍊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户一切並廢鄉村百姓

祇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隨夏秋二稅送納

晉天福六年敕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鑄時却於官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

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凡諸軍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至道元年廢邵武軍院二年又廢成州二院饒州舊禁商人市販頗致爭訟大中祥符五年從凌策之請除其禁官收算焉產銀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

本七房治開寶五年賜名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一場曰饒州之德興虔州之寶積信州之寶豐建昌之馬茨湖看都越州之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舊又有靈山場大中祥符二年廢處州之慶成望際道州之黃富福州之寶興潼州之興善眦婆大深岩洞汀州之黃焙龍門寶安南劍州之龍逄寶應王豐杜唐高才贍國新豐岩梅營龍泉順昌邵武軍之焦阮龍門小杉青女三溪黃上同福磦磜南安軍之穩下廣州之上雲韶州之樂昌螺阮靈源連州之同官

英州之賢德堯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陽江三務曰秦州隴城隴州興元府（太平興國四年於五臺置冶後廢秦州舊有太平監後去其名又賀州有寶盈場及杭州務後並省）產銅有三十五場饒處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軍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軍八南劍州十二（饒州曰興利建州曰同德英州曰禮平信州曰鉛山南安軍曰南康城下汀州曰鍾僚餘皆與銀場同）一務曰梓州之銅采（國初坊隴二州亦置場後廢又嘉州亦有採場咸平六年置）產鐵有四監曰大通兗州之萊蕪（萊蕪監領杏山阜陽何家魯東汶陽萬家宜山七治舊又有石門大叔道士等治景德中以鐵數不登並廢汶陽南魯西治太中祥符七年廢）徐州

之利國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治曰河南之凌雲虢州之麻莊同州之韓山鳳翔之赤谷磑平儀州之廣石河蘄州之回嵐蕘窑黄州之龍陂袁州之貴山興國軍之慈湖英州之黄石二十務曰晉磁鳳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陜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華虔州之上平符竹黄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龍興羅村二十五場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聖水荻洲樊源安樂龍興大雲建州之晚化南劒州之亳村東陽武

夷平林塗阬安福萬足桃源交溪婁杉湯泉立沙黄溪部武軍之萬德寶積連州之牛鼻又有沂州鄣城冶磁州苑城冶齊州龍山冶澤淄泰潭利英白嶜林州皆舊出鐵後並廢産鉛有三十六場務曰越建連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軍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軍八南劒州十二並與銀銅場同名産錫有九場曰河南之長水虔州之安遠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猶道州之黄富賀州之太平川石場潮州之黄岡循州之大任舊信州有鉛場後廢産水銀有四場曰秦階商鳳州産朱砂有三場

曰商宜州富順

太祖皇帝開寳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抏敝每念兹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内出銅丱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寳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至道末天下歲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錫二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

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採珠

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容州海渚亦産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

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産登萊商饒汀

南恩六州治十一銀產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劒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治八十四銅產饒信虔建漳汀泉南劒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治四十六鐵產登萊徐兖鳳翔陝儀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劒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治七十七鉛產越衢信汀南劒英韶連春九州邵武軍治三十錫產商虢虔道潮賀循七州治十六又有丹砂產商宜二州治二水銀產秦鳳

商階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輙竭或採取嵗久所得不償其費而嵗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輙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冶或蠲主者所負嵗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輙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嵗課增損係焉皇祐中嵗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

千一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治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令之論次諸治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奬官吏王曾曰

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

復故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登萊州産金自太宗時已有

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民廢農桑采掘地採

之有重二十餘兩爲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榷買歲

課三千兩

中書備對諸路坑冶金數

萊州金四千一百五十兩　房州金六十六兩　登州金三十九兩　商州金三十九兩　饒州金三十四兩　沅州金一百三十二兩　汀州金一百六十七兩　邕州金七百四兩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

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塡乃峒産金請置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

四年以所產薄詔罷貢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為熙河糴本　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内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元豐元年是歲諸路坑冶金總計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

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

哲宗紹聖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發坑冶漕司慮給本錢往往停閉不當請令本司同遣官詳度從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陽縣近發金苗以碎礦淘金賦榷入官請修立私出禁地之制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場監官以其歲收金千兩鈐轄司請置官故也

大觀二年詔金銀坑發雖告言或方檢視而私開淘取以盜論　九月銀銅坑冶舊不隷知縣縣令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荊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

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

政和二年詔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置籍籤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惟帳狀至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　九月措置陝西坑冶蔣彝奏本路坑冶

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㢡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

六年詔承買坑冶歲計課息錢十分蠲一以頻年無買者欲優假之故也　五月中書言劉芑計置萬永州産金甫及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詔特與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

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

於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内帑崇寧以後廣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産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做茶鹽法榷而鬻之於是户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

給引名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
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
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
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
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榷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民
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涇源皇城使裴絢上言石
河鐵冶令民自採煉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

具器用之類悉官為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詔毋得私相貿易如所奏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鏄户市之

欽宗靖康元年諸路坑冶苗礦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銀並罷

高宗建炎三年詔福建廣南自崇寧以來歲買上供銀數浩大民力不堪歲減三分之一

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縣劉覺民乞依熙寧法以金

銀坑冶名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户自便貨賣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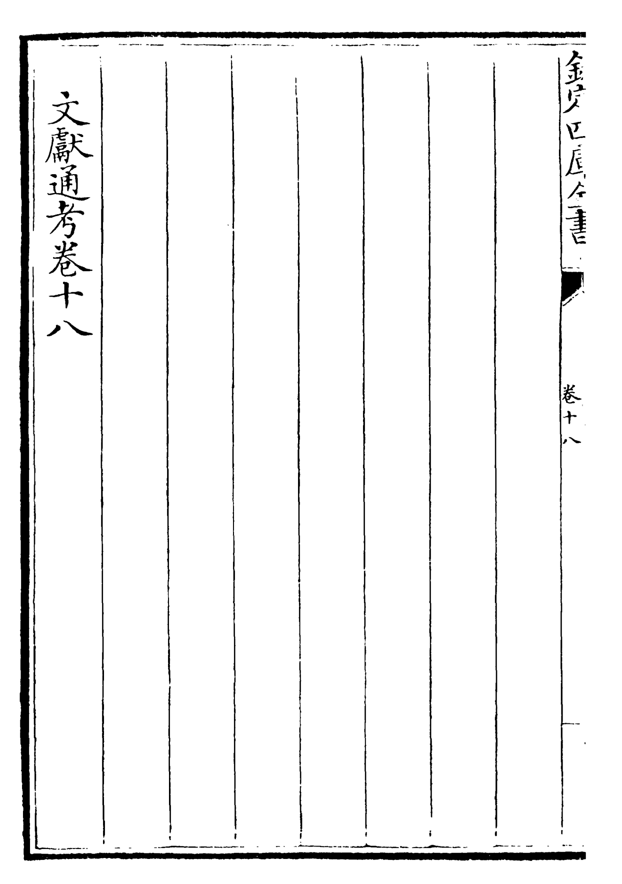
十四年詔見令坑冶立酌中課額委提刑轉運司不得別有抑勒抱認虛數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切致下户受弊

孝宗隆興二年鑄錢司言坑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

者各轉一官知通令丞部内坑冶每年比租額增剩者推賞有差

寧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産銅之地莫盛於東南如括蒼之銅廓南箕孟春黃溪峯長拔殿山爐頭山莊等處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羅桐浦城之因奬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餘所多係銅銀共産大場月觧淨銅萬計小場不下數千銀各不下千兩為利甚博至今雙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銀繁澣大定永興

等場銀鉛並産與盛日久又信之鉛山與處之銅廓皆是膽水春夏如湯以鐵投之銅色立變浸銅以生鐵煉成薄片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揮信州鉛山場浸銅每發二千斤為一綱應副饒州永平監鼓鑄夫以天地之間顯畀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至坑源廢絶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誣脅甚至黥配估籍寃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文獻通考卷十八